



敦艮吉齋文鈔卷四

雜記

閒閒園記

由教弩臺後經白鶴觀迤折而西曰二郎廟巷又北曰拱辰門又北東曰寶家池地益曠蒲葦灌莽之所叢生城堞互如大環車馬之所罕到巷故陋余久家此庫隘不完今年秋買楊氏棄地得屋八閒仍而葺焉其朽者拄之汙者堊之窒者豁之以其奧爲室狹爲廡砥爲堂隙爲圃壘土以爲邱登石以爲階緹竹以爲樊垣卑可隱徑仄可步賓客之觴詠兒童之游息於是乎具冬十月故人合錢聚飲酒再行蔡君秋白起而觴客稱十畝之詩以落之客曰善請以名斯園嗟乎余天下之窮人也日奔走於衣食之不暇而宴安酖毒古聖人之所戒其將奚以閒閒於斯園邪爰洗而醮繫之銘曰
古之學者耕且讀既胼胝其手足兮以勤厥家以康厥生故翛然於萬物之表兮恆沖泊而寡營後之學者飽坐而羣嬉以名爲鵠兮以利爲羈噫彼桑者兮余何德以堪之

圓通閣僧肉身記

國朝
書局
合肥徐子荅西叔

而
書局
藏

不
香
山
章

敦艮吉齋文四

一

集虛草堂

廬州城東羅漢寺之圓通閣有僧肉身一具端植趺坐
弛一肘缺其旁指叩之鏗然喉骨纍纍外露目匡深陷
貌若六十餘歲人其徒云師名無疆萬曆四十二年從
京西萬壽寺來此化於崇禎五年四月又數年賊破城
師靈顯怖賊寺賴以全旣兆於眾遂裝而祀焉其神也
如此烏乎方明之季世賊數來廬州焚掘剝磔之慘極
矣師儻神獨神於其居也哉是可怪也凡物之生莫靈
於人而冥頑於木石古之聖人其生雖聖死亦猶夫常
人未聞其齒脣膚幹至今存也木之蹶石之泐雖其生
者已盡而形質之存少者百餘年多更千百年金鐵之
精幽閉沈溺久而不壞蝸與蛇蛻焉而留其皮醫者畜
以待用亦可久而不壞余因其徒之請爲書其略若夫
神夫豈余之所能知哉

廬州戰守記

撫軍江公諱忠源字常孺岷樵其號也湖南新甯人中
道光丁酉鄉榜甲辰謁選得校職未赴以平盜功得薦
擢莅浙江秀水縣在官有惠聲旣從軍粵西洊歷兩湖
又嘗佐守江西積功至今官以城破死旣上聞 贈卹
如例諡忠烈迹公之死與城之破非賊之強戰守之不
力民之不足與守也公久在兵閒有將才而廬州又堅

城地饒材武儲粟山積赴援之兵四至然卒至城破身
死則以前乎公者懵焉一無所備公未受事而病既莅
事病日劇事益不可以爲悲夫從古禍亂之積大都不
善者構其殃而善者蒙其毒獨公也哉余郡人曾在圍
中於公有一言之知嘗欲論次其略顧事多不可誦言
恐久遂遺失謹撮其大要於篇今夫廬州衝地也無高
山峻坂其地宜戰而難守安慶轂大江故重屯先是賊
踞粵西屢稽兵旣入湖南圍長沙汎洞庭破武昌略江
西咸豐三年正月壬戌遂入安慶撫者蔣文慶遇害自
兩司以至羣吏咸遁防江之兵四潰賊順流下趨據江
甯出兵四擾勢益張部議安慶旣空移撫廬撫者是爲
李閣學嘉端尋罷冬十月賊道安慶毀集賢屠桐城遂
入舒城公馳上事越翼日暮賊前鋒抵派河公下令趣
閉城夜具疏條戒諸吏是時余故人池州陳太守甫檄
至適余自鄉閒來因留飲太守所時十一月壬子夜也
越翼日癸丑賊四薄余登南垣馮堞望車徒塵逸礮子
墜樓下大於鷲卵適公騎至余猝不及避則熟視公軒
眉長目髭漆黑顧盼磊然是時賊兵號數萬公所部開
化鎮軍諸弁卒不滿二千人案陣而守勢不給城中民
之存者猶四五萬人有司戒民無闌登城公則趣下令

曰平時父老未嘗一見賊今約民各持鐵柄鋤鉬咸登
縱觀無禁不頃刻陣下林立蟻附得數萬人合謀騰擲
賊少卻越翼日甲寅夜半賊環攻潛梯西平門緣郭上
我兵奮擊賊堵進比登矣我兵殪其魁奪其黃旗以呼
賊舍梯遁我兵上首功總若干級湖南舉人鄒漢勳功
最越翼日乙卯天大霧賊犯拱辰門礮子滾滾如注羣
賊哨而馳聲啾唧如鬼居民大恐霧四塞炬不見光知
縣張文斌督眾奮擊把總尹孝忠中礮死外委張得勝
礮傷膊頃灼其指指斷落戰益疾是時賊乘霧分撲時
雍門池州守陳源亮守備程智泉擊卻之斬首總若干
級越翼日丙辰賊分攻六門賊渠黃旗前導大礮雲梯
徑薄德勝門下都司楊煥章把總尙得勝擊卻之奪其
雲梯五十餘架各門互有斬獲越翼日丁巳賊攻時雍
門守備程智泉然大礮斃賊魁守城民滾木火罐甄石
齊下賊大創日亭午賊徒從東大橋來捆載趨一黃巾
賊騎而後道包公祠前守陣民故木工也覷賊行然鎗
陣隙賊中鎗人騎驚颺久乃仆有小校紅帕腰刀翹立
陣上躍而奔賊賊驚逸我兵獲賊鹽二車驢一馬一黃
巾賊首一他衣物不貲越翼日戊午夜守備程智泉潛
兵威武門外據橋營賊突出奪橋戰擊卻之廬州城周

敦良吉齋文四

四

集虛草堂

二十六里爲堞四千五百七十有奇總七門南二門曰南薰又南曰德勝西二門曰西平又西曰水西北一門曰拱辰東二門曰威武又東曰時雍威武門外巨橋跨水橋外一軍蓋嘗先期請出城迎賊堵擊以游兵護四鄉與城上兵相犄角也賊至眾先潰賊屢與我兵奪橋戰不利夜乃潛穴城隧數丈是夜公出重賞得死士二百餘人迎隧出有賊魁黃孺禿髮俛而下窺外委馮貴刀劈其面遂梟之賊徒跽隧中我兵爭擲火罐斃賊無算遂出縱火焚賊巢踞民屋屋堅難拔是役也微公因事出奇城幾殆越翼日己未壽春鎮將玉山以東

敦良吉齋文四

五

集虛草堂

關戍卒由店埠進援拱辰門戰死西安帶兵官伊昌阿珂登額遁去方玉山之道北鄉也諸團長遮道獻食請駐營先閒報撫軍會諸援兵合擊而以練丁萬人左右距玉山不能用勇目支三虎以八百人進搏賊棄營走徑入括賊財廣勇進馬兵繼之賊潛出馬兵後故潰越翼日庚申同知劉長佑千總江忠信與鎮將音德布會師西平門外距城十里未成列而賊至長佑忠信以前鋒搏賊賊敗走遂進攻西賊營賊出援麇鬪社稷壇下我兵戰小卻六品銜石安邦外委林世弼殿後軍抵死戰死之是時賊連營圍攻急城中民弁晝夜不得瞑玉

山之援又潰六安壤接路邇是日辰刻城上突見紅藍旗閃閃從西方來守城民據陴歡呼欲出助擊公亟令都司馬良勳把總尙得勝各帶勇百餘人出逐師遇賊戰連斃數十賊益前守城民益奮呼欲出誓效死助擊久之偵者曰紅旗颺徑西去矣先是賊圍城一日公檄徵各路兵音德布以所部自六安次於官亭又數日迂道營於北三十里岡旣會師前鋒遇賊戰所部中道潰徑奔次於棗林岡賊窮追縱火民居民大懟肆劫於棗林則益棄其輜重復歸次於官亭辛酉壬戌癸亥賊閒攻各門互有斬獲越翼日丙寅鎮將音德布以公令復進師遂傍蜀山而營其地距城總二十里所謂西大營也東大營者前臬司張印塘以東關之卒進屯於店埠者也由店埠至威武門總四十里越翼日戊辰都司戴文蘭藍翎千總江忠信經歷艾延暉以楚勇百五十人各懷白鏹二巨定夜叩城遂入城中帑久缺士有浮言藉是輒定十有二月辛未朔越翼日壬申駐守德勝門都司楊煥章率兵勇數百踰城出守城民繼之拔賊營二毀其巢殲其魁從獲其牛馬貨物無算總斬首若干級生擒賊總若干名是役也我兵自辰至午戰益奮諸賊閉營股栗無敢出者越翼日癸酉夜川勇被劫潰

敦良吉齋文四

六

集虛草堂

川勇者所謂英聚堂之兵也眾千餘無帥領自推六人爲頭目舊隸向軍門爭功斥遂以眾至有知府銜李登洲者方籍兵遂募焉而川勇固驕甚是日午刻自店埠移營拱辰門外之三十里谷堆比至已暮矣遂宿民家登洲先遁去賊突至士黑夜裸走手格一軍幾覆承平久師行多不以律或餌利以輕進或懸軍而無援以至覆軍殺將多此類也李登洲者素不根嘗從守東關屢敗衄是時店埠諸行營去賊遠登洲至方呼酒嘯歌旣夜有逃卒至始覺益引遠越翼日乙亥辰刻地雷發於西平門守者宿戒賊不敢進我兵奮擊有黃衣賊出護

敦良吉齋文四

七

集虛草堂

軍城上大礮忽自鳴飛子碎賊首賊創退越翼日丁丑陝甘總督舒輿阿以所部萬五千人駐營岡子集己卯由岡子集進援水西門先會諸團長集練丁萬餘人殿而以川勇數百人嘗賊賊進搏川勇以前憤殊死鬪馬兵突驚賊旁衝馬蹏輓脫騎步相蹂賊空壁逐諸團嚴陣以待賊始卻越翼日辛巳水西門地雷起城角陡崩數丈餘轟聲震天延燒火藥房一所勢殊猛賊肉薄城下時天黎明公久病臥帳中躍起手大旗緣陴而呼馮於崩所都司戴文蘭馬良勳負鎗從揮刃直前連斃賊我兵抵死戰火猛甄石四迸反中賊賊負創走守備龍

天保督工進火灼其髯髯焦脫益前頤之羣工畢集城復完賊徒多兩湖刑隸嘗伐炭山中故巧於穴城每一隧實藥櫬中隧深曲旁達城腹線然火發無不裂者公久辦賊事宿戒故每倉卒而成奇功是日也賊分攻時雍門池守陳源充守備程智泉併力擊賊創退越翼日壬午六品銜江忠濬以楚勇千五百人至凡兩戰遂進營西平門之五里墩公三弟仲忠濬叔忠濟季忠淑皆善撫士士樂爲用賊中聞江家兵咸卻越翼日癸未藍翎千總李德勝以楚勇八十人燭若干石銀若干封夜入城勞師且告援至越翼日甲申前臬司張印塘六品銜黃元吉自店埠與舒興阿會兵岡子集將進援水西門又益以新募鳳陽之勇五百人前鋒抵四里河遇賊戰甚酣舒興阿遣其麾下總兵官以所部萬人陣於隄上有黃旗從東北來偵者曰賊援至馬兵四潰舍騎而徒或走匿松林中駢坐雨泣賊尾至引頸受刃至有一賊手刃十餘人者先是公嘗手札飭四鄉練丁會官兵同赴援自玉山敗死團益弛附城民驚恐遠竄賊廣散僞示時出游騎焚戮民之殺賊以應官兵者又嘗出金錢重與民媾賊故屢增且橫而舒興阿之馬兵又迭潰敗諸兵勇飽食嬉遊或白晝入人家劫什物鄉民又以

此與兵屢相詬至有覬官兵潰走中道篡取其貲裝者
兵亦以此與民重相讎越翼日丁亥夜城破撫軍江公
死之水西門故庫其外陂陀虧蔽賊扼要逼城而營公
嘗臥鎮郛內屢設奇出擊賊兵號數萬其實止萬人斬
獲創死折其半屢蹙思遁而外援不力內訌交扇先是
猾胥鄭潮實通賊賊圍城二日余晚飯姻家見鄰婦人
爭殺雄雞瀝血盂水雞東首盂血加箸置戶外炷香楮
閒問故曰撫軍令也翼日從陳太守飲於城樓具言太
守驚曰無是也旣罷月中緣畦行見數役各負箭急趨
鳴金以呼頃刻家炷香如故且申令民無蓄水匕箸長
竿之屬咸偃翼日又轟言撫軍遣役括婦人穢布冒旗
纛謂賊幻以此厭之爾未幾廉得狀捕潮至梟首縣威
武門下而自是民房屢火不根之言多莫測所從來勇
目徐懷義故縣役也倚郡守善立權勢其黨晝羣飲博
夜恆昏臥巡城官屢訶不顧有舊與賊連者嘗倚城嘯
呼而手語蓋賊營新埒鎗手與懷義所募勇居恆邇又
嘗同犯法亡命者方水西門破地雷裂外郛垣塌矣我
兵死戰賊環列愕顧公亟下令各門咸勒兵守城民憤
呼籲效死而拱辰門樓火突起守城勇先遁有數人自
東北來遶城呼曰賊至矣盍亟去方是時民實未見一

賊也拱辰門者郡北門也勇目徐懷義與霍邱勇目周恩畫段分守處也懷義守北西周恩守北東空陣而走賊畢登公縱兵迎擊連斃賊賊奔都司馬良勳以眾逐賊金斗圩轉戰城北夜冥星晦賊合圍我兵盪賊頭格礮迎刃墮久之良勳中創死賊以大隊略西平門迤折下將夾攻水西門西平門者鄒君漢勳分守地也君夜飲方半自拔所佩刀直前殺賊賊怒刃中項血淋浪項偏折兩卒翼之前行數武死而是時都司戴文蘭身重創以死士十餘人將冒圍赴西營乞師復遇賊戰死之

天比明霧蔽蔽如雨諸大弁血刃擁公請去公曰城陷

敦艮吉齋文四

十

集虛草堂

矣何以謝百姓自勿不殊復赴水死之賊旣入城上屍積井院咸滿同時官民死者別有錄郡城自安慶破後居民一日數遷有司議團議捐皆具文而公私請託朝令夕更偶一舉動費不節公由九江道六安病臥屢馳檄趣有司清野濬濠簡料軍實比至上下錯愕未知所措一切苟簡荒略仍舊自被圍之六日城中雜豚薪燭諸日用之需咸匱而東北門外崇墉貨積向之因循瞻顧適以資寇強而導之攻悲夫公恢奇多大略御下刑賞必信自守令以至羣校犯法恆縛致帳前不少貸尤能與人均甘共苦虛懷納善惟恐失之守城民嘗晨粥

蓐食適公過顧曰吾適飢若粥既乎曰未徑下馬索箸就蓐上共啖復索蔬民以野藿進糝蒸未熟公飽啖大嚼徐欠伸曰吾久病不支多謝父老爲吾城守顧城磬如洗無足相犒又重累君等日澹食因撫進藿者背泫然長歎久乃去公每出巡城遇民間相餉者恆駐馬嘗其冷煖飢便就席棚中與民共飯而其麾下兵勇雖大弁與民耦俱恂恂笑語無異時武夫健兒叫呶桀驁難犯之色貿易不欺一錢故民咸樂爲用市小兒曰提土筐豆恆懷甌石願效擊賊有市人從守城民偶語中礮死公立出銀爲市棺且趣騎將出視斂所或尼之曰吾前令凡民助城上斃賊或爲賊斃吾賞卹與吾兵勇同柰何吝數十金以負死者卒如今郡人士有以說上謁者夜叩寢所恆據枕作答朱墨滾滾頃刻數百言公死殆年餘其舊時麾下與郡人每道公恆泣其遺文四首總錄藏余家方余在圍中時時從陳太守飲酒以太守指遂通謁於撫軍公延入殊禮坐定因請問公所以辦賊之要公憮然久之曰割天塹以資賊險失地形矣安慶棄而巢縣又破廬郡門戶藩籬皆撤解圍後吾當進兵江上造戰艦數百斷賊往來然後金陵可坐致也方是時公咳療骨立前席據鑑坐旁一老卒調藥侍帳下

敦良吉齋文四

十一

集虛草堂

三司羣吏爭趨白事余亟請退公曰吾久知子曷少留久之長吁四睇曰吾精兵多留江西亟欲得吾季來顧道遠昨客有獻書促吾開門戰謂諸團願助勦者今亦未見一隊來團練果何如余逡巡對曰生郡人以亂避鄉間各團狃以靖小盜然皆無足當巨寇公曰然姑強子行且紆道爲我趣東路兵賊平還藉子爲我草露布文嗟乎余與公相際淺公之意言不欺若深相結者每一追念涕交頤下公死諸大帥設圍城下又一年未拔賊踞城悉銳北上創於徐州蔓延河北諸郡益兵高唐自九江以沂兩湖屢搆兵江甯賊游奕如故咸豐四年

敦艮吉齋文四

十二

集虛草堂

十一月記

書陳太守

余旣志撫軍江公戰守之略益泫然於陳太守之死因
技淚而書之公諱源究字岱雲湖南茶陵人由翰林出
守吉安服闋補池州旣解任撫軍察其廉檄來廬州分
守時雍門城破自經死公居官清靜不苛太守多喜養
尊望不接民公勤於聽斷暇則學隸草爲歌詩古文余
過江樂池州山水又以太守遂客焉其檄至廬州也余
久避地心邑鬱念諸故人存沒永訣公來有日矣亟走
問旣至城閉相與對飲達旦翼日公坐成樓上遣一卒

邀余飯是時賊新集鋒銳事冗無停時食時恆迫每晚
飯罷余恆呼酒獨酌醉則從老兵相倚而臥公踉蹌攜
一僕跨瘦馬繞城句校諸軍事旣上於幕府始歸歸則
促余起夜半霜月澄霽每南望公嘗背余而泣聞一出
其囊中所攜李玉溪韓冬郎詩卷徘徊低誦而余亦兀
坐不自聊時時徑醉酒肆中或隔日不相聞問蓋公久
壓於長官感撫軍意益自奮固拉余陰爲助而余郡人
先人邱墓所託顧事極壞且又不可以誦言嘗撫諸尤
不便者藉公以白於撫軍公旣憂思涕泣幾廢明余亦
坐是獲重詬一日酒次縱論古今成敗公曰嘻子好言

敦艮吉齋文四

十三

集虛草堂

兵乃恆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取富貴不愈於槁
死蓬蒿中乎且孤城援隔兵單財絀誠於此時一出奇
畫椎牛舉事盡殲諸賊頭推兵而前亦大丈夫所以自
見於天下者然也蓋是時客有以鄉兵助援之說要撫
軍其大指括羣富人田以助賞出尺書盡赦諸犯法亡
命之徒使自效余嘗策其說之不讎公故以是相激欲
余冒圍出趣籍兵余固謝而客重相促旣又敦以撫軍
之命遂去羣富人果大譁人各持兩端城破諸賊徒咸
以余爲市相持急余走匿山中又一年始得公死事之
實然公雖死無有力者爲之關請又無親戚子弟爲左

證故有司久而格不以聞有蔡君吉甫者爲余言城破
屍塞衢巷賊給人昇屍數日不得休因以識撫軍於水
西門識公於縣學之明倫堂上撫軍脇洞刃僵積水中
公頸繩舌出先是有萬君爲言十七日夜公騎一馬相
遇時雍門下揚鞭問明倫堂何處倉皇未及一答語徑
相失吉甫陷賊久總七月始逸歸余以吉甫言益信萬
君之語不妄蓋二君皆郡人嘗同佐守城故於公之形
狀尤詳公在圍中嘗與余追數西臺笑語時事以爲奇
讖西臺者池州郡署西北隅高可以眺眾峰者也其下
草樹蒼蒼神祠幽絕公季立凡嘗與余嘯歌臺上兩公
子相從嬉戲挽竹弓放黃泥彈彈子錚錚中老柳上公
來拾彈草閒仰天祝撩衣挾弓連發不中擲弓而笑磨
外一村婦汲而微哂余與立凡皆大笑旣賊由長沙窺
洞庭江上警日甚立凡時時從余飲酒嘗攜一壺對酌
神前悲歌灑泣兩公子覓棗栗更番進公來余倚醉拉
坐草荐上強以酒曰姑飲此他時余輩欲復團坐荐上
悲歌飲酒恐都難得其季立凡益大泣公顧笑曰柰何
乎兩君而酒悲若此嗟乎公死矣去西臺笑語時曾幾
何哉乃其遺齒棄髻暴露星日旣久而余不能爰其藏
其渚行嘉言矻矻論箸就湮而余不能顯於眾其季子

敦艮吉齋文四

十四

集虛草堂

然遠在數千里之外顧瞻夢想公死而余不能一告唁
公有子余不能誨其孤公有室余不能周其孥蓋公之
視余誠厚顧後死者卽余亦茫不自知夫死所則又以
幸公之早能自遂於死也

復廬州記

咸豐三年冬賊陷廬州巡撫江忠烈公殉城死代者福
濟副以提督和春是時賊新集朝議趣進攻援兵四轄
軍儲充牣於道居三稔矣嚴旨詰責於是兩大帥謀
所以閒賊者乃射書城中以曉郡人久之城遂以復賊
初踞城日大索民間寸鐵尺刃咸罄旣又日括其子女

敦良吉齋文四

十五

集虛草堂

財賄隸其丁壯於軍旣又盡括其粟薪其屋材攜其居
人偵而柵其外人給粟日三合旣又將遞減其食多爲
雜役以苦之俾自斃其幸而逸出者窮而自歸於有司
有司弗之卹也則又折而復歸於賊方是時大帥設長
圍於城下闢其南門以待賊逸賊連營掘巢湖分壁施
口躡我軍後西北盜屢起軍數囂餉且日匱程榮者程
氏之家傭也五年夏四月得書園中郡人王子固陰主
其議而是時賊偵急非其親昵不得出民空手無兵優
人周得桂善歌羅金桂少學於黃冠雅善吹笛六安人
田士文業弄猴三人者交相善皆嘗與賊狎賊東城水

營將陳和年其城樓司邏者陳源居嘗厭賊之爲思自
拔秋九月遂合謀陳源潛授賊庫兵而先縋三人者詣
幕府密約軍旣成約誼吉位忠烈於子固之室郡人沈
廣元沙文懋魯雲鵬沈照藜以眾莅盟眾泣祭歆盟神
前卜軍吉十月庚子朔夜漏四下眾首經畢會得執兵
之士總六百家各聚薪使老幼升屋望婦人毀面執
廚刀坐柵下待賊裂裳爲旗申前誓遂排牆出子固以
其眾越憲橋徑趨威武門沈廣元以其眾踰芒神巷分
掠時雍門而東旣會兵城上樓櫓畢火陳源手大旗以
其屬導眾譟呼殺賊水營將陳和年以其屬縱火火外

敦良吉齋文四

十六

集虛草堂

郭啟闢抉扉眾亟斬關出夜漏五下官兵稍稍集緣濠
呼飭具筏眾昇闢疊扉請濟旣濟矣提軍騎而至行抵
威武門有貴弁麾而呼曰夜深矣恐不測眾羅拜泣曰
謀者至賊從西門遁然其黨眾大帥去吾屬無遺種矣
請藉天威以安眾心徑擁之入旣前合戰連斃賊天黎
明軍畢入眾泥首詣軍門請罪令下去經各安堵待後
令翌辰吏申令籍賊賊得賊糧約石三萬奇賊畜約千
頭賊械賊裝不貲遂錄眾令簿功申令無濫於是眾合
詞頌美咸曰神武不殺斯眾人之全惟大帥德於是兩
大帥各推恩以嘉乃僚於是合詞奏遂以捷聞初得桂

之行大帥有成約矣屆時三舉礮告軍至軍吏不戒礮
先時城中亟舉火而賊預戒壘關錮扇外郭加扉重闢
密偵待變比眾謀賊帥寤趣毀柵俟眾潰嚴兵擊之賊
偵誤曰外郭火官軍濟斬關入矣始遁城復之五日余
來城中從諸故人飲酒相與道賊中情事以爲歡笑醫
者張君曰城中賊初不滿三千人其黨嗜煙嬉游飲博
醉飽大略與官軍同惟其帥善偵而守暇吾嘗役作城
上見賊清晨從數騎與官軍私語草間得官軍煙膏數
小盞恆袖多金酬之官軍間一款城下以時瓜美果相
餉賊恆縋多金謝之兩大帥起居出入賊以是恆偵得
之其城上更樓一老年賊夜督更諸賊徒更番坐旁繫
數犬每小警犬吠老年賊起吹角柝聲琅琅達曙而罷
賊黨恆酣歌高枕自逸也茲城之復會有天幸方眾戰
戶外行聲隱隱若馳萬馬吾亟登屋望城東火四起有
巨人環甲執戈於鎮淮樓上舉手若麾頃之樓自火火
猛棟裂大聲震壓天地是夜風霧陰黑火光騰鬱翔掉
怒溢雲表城堞四映如血頃星霽狹巷刀聲格磔啼笑
難辨吾寒噤伏雷中慄幾死夫豈意有今者尊酒之樂
邪旣詢之眾戰者夜中之見與張君大略同咸以爲忠
烈云王子固者郡學生少植行與余好喜其城復而生

因修賀子固曰嘻始吾有生之願今願死子知我請弔
始歆盟吾中夜飢不能起家人煮車辦糝鹽作飯比
申誓眾矢言事成無他願但一飽賊倉粟死且無恨今
者鄰寡婦乞斗粟被吏撻而吾言屢紕於有司有賊指
揮者眾切齒冀一食其肉以快心焉昨捕獲遇數弁曰
吾戚也劫之去而吾不敢訟言於大帥賊眈眈日淬劍
彼弄猴者拂衣去吾與子宗族邱墓世籍於此土也又
皆有老親昊天不弔亂靡有定何居乎子之以賀爲者
時久雨寒凍其伯兄太學君坐竈旁忽大哭余亦泣不
能仰旣退於是乎書

敦艮吉齋文四

十八

集虛草堂

書王學博

二月二十八日安鄉王君少齡同余飯甫舉箸神色慘
沮旣咽哽而欲吐者再余亟請故則曰吾每食念吾亡
父吾父存時未嘗一日得安飽死之日篋中餘一灰布
袍吾今猶著之言未竟則大慟淚承匡氣亟不能聲起
撩其衣引余觀其所著灰布袍絮捻薄年久色脫斑爛
若古鼎文少閒作而曰吾幼從吾父流離道路未嘗讀
書與君始通面不敢請然吾父實有隱德不能暴揚之
罪滋大旣辱教請終言之始吾曾大母目雙瞽而大母
又素疋吾父蚤夜抵寢所眎溺器治衾枕旨甘必豫曾

大母既瞽廢又老疾嘗蓐食羹醯粥資匙而餉不少倦鄉之人紳而弁多與縣通侵官事吾父歲授蒙童書每計偕徒步行往返數千里吾嘗戴而從四試於禮部既赴挑得校職未之官而吾鄉又水廬舍盡坍吾父挈吾兄弟就食長沙竟死久而得斂言未竟哽而走攜一冊來既啟視則學博君應其鄉道光丁酉科試卷案其籍世儒素云少閒則又前曰吾父瀕死時大戚吾兄弟氣將絕舌且禿矣蹶而曰我死汝曹行且丐卽丐亦須作清白丐幸勿辱吾先陳公岱雲吾父執招吾來司計簿甚厚吾吾幸不爲丐又安坐食願請學並乞一言以志吾亡父之善余謹謝曰唯唯余人微言無足重亦無足以相益者雖然諺有之古之學者勤治經今之學者勤治生陳公長者度可久相依自今往其益日慎厥司以無廢主人之事暇則練筆札學治官書凡可以餬其口者必勤無惰顧恆人之情勞苦則思善久或遷焉吾視學博君所遺之灰布袍尙完整請藏諸篋歲時敬陳而拜觀之時時念學博君瀕死時語一如今日所以述之鄙人者果如是是卽所以爲學矣天之道窮則必變自尊大父至學博君與君兄弟窮三世矣窮而不忘其先力爲善其後將日大旣復於君遂書

敦良吉齋文四

十九

集虛草堂

池州府知府陳公死事碑陰記

廬州縣學之明倫堂余故人陳公岱雲投繯處也其略嘗見於余文今年夏其弟畢凡伐石以表其處復爲贊納之土中屬爲言蓋君兄弟素友愛其學行文章嘗互爲師友而君羈旅戎馬大戚於公之死旣久而後明招魂之葬表墓之文皆闕焉未備以謂是堂爲公從容就義之所其精神陟降馨香血食之所馮依而廬州搆兵學官弟子文獻脫略古聖昔賢之祀蕩焉不留公之懿行大節不有貞石曷示永久昔杜預之在襄陽勒石峴山沈其一於漢水夫預之功業豈斬於一碑之存惟其所期者重故其相待者遠然則公之致命遂志毅然自擇其死所與君之亟亟焉大書深刻揭日月而襲重泉者夫豈無自而然哉公諱源充以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廬州城破死是碑成以七年四月隸書總四十二字卜瘞於堂之左偏其文瓌特於公無溢稱學久圮嘗與君旁皇堂畔顧瞻烽火蓬蒿郁然計此以往堂之廢興與是碑之傳留皆不可知夫明知其不可知而勤一世以用心於眾人之外古之人所由孜孜於蚤夜者則願與君共勉之已君名源揚嘗佐戎以功薦得藍翎知縣畢凡其字也

類大廬州再陷記 天受答報錄 卷之四 廬州再陷記

廬州再陷以咸豐八年秋七月戊子辰刻方是時官軍
悉圍江甯賊久踞皖廬州諸屬皆賊巢六安新復空無
人滁州鳳陽盜大起兵冪吏贖撫軍福濟方告去提軍
鄭魁士以撫軍憾先被劾去德安旣代軍三月矣則又
日籲於撫軍祈去而諸將吏久據善地多惡言賊其視
撫軍之去若驕子之失慈母則且日憂惶思去藩司李
孟羣有能聲以撫軍薦擢受代然恆寢於煙居中柄事
多其姻族少年是役也賊數千人皆江上敗卒戒嚴甫
一日兵未接而城陷賊陷城修前憤益肆屠而城中空
無糧越翼日己丑分掠四鄉開門縱婦女出盡拘其少
者給配軍庚寅賊前哨抵店埠李孟羣之師迎賊戰頃
之潰遂毀撮鎮火施口橐臬全椒諸大營相繼覆越翼
日壬辰賊大集計悉兵東以解江甯之圍而以奇兵襲
定遠越臨淮聯絡羣盜擾中原是時翁撫軍新上事抵
梁園矣卒遇賊據橋戰前徒突驚中道獲賊偵旣鞫實
遂戒師於定遠賊乘勝火梁園倍道行會兵藕塘定遠
旣宿戒而李兆壽先期以滁州約降於我師鳳陽盜張
樂行觀望不敢出遂前破六合躡江浦入揚州方是時
賊大振其偽爵承天安者賊驍將也驚忍耐戰旣悉兵

敦良吉齋文四

二十一

集虛草堂

東其坐將曰擴天豫賊起粵西其賊王曰天王賊王以下分東西爲四王自賊東王爲其黨鬻殺後賊因諱言王以安福燕豫義爲封爵之極品位侯丞相上其居守者總曰坐將云坐將擴天豫者年少而懦與其黨不相能屠城之二日窮而思去而廬州賊素習其黨尤慣野掠諸不軌之徒多樂爲之用賊兵無常籍所至恆掠人爲之以其老弱居守供役其戰剽而嚴令故屢蹙復振其酋恆貴粟重貨所至務居積持久卽以搜粟多寡課其黨之殿最其野掠恆有常限甚者無踰七日其賊神曰耶蘇其祀賊神之日曰禮拜賊凡七日一禮拜故賊

敦艮吉齋文四

二十二

集虛草堂

中野掠無敢踰七日者其陷廬州而大掠也閱三禮拜賊心饜矣而奸民潰勇益爭盡其耳目於是窮里絕壑車轍鮮到之地燎原鑿棺破柱發窖燻夷鼓扑久而後衰而其酋遂以其暇廣布僞示招徠流亡徧置軍師旅帥之官徵金賦粟工築大起是役也計賊所獲軍備輜重人畜財賄約億萬萬計要其焚戮殘虐倍從前矣悲夫廬州自三年之春部使者下其所爲團練法於郡邑比冬而城陷於是赴援之兵未全潰也故賊蹤止巢湖一隅夫團練良法也嘉慶初楚中白蓮教之變嘗議行之其大指官與民相協民與兵相衛故自安卹難民之

說行而後民之從賊者始少自堅壁清野之說行而後賊之成禽也益易余嘗建言於當事者竊謂流賊如水疽淫增變大帥之道先自治務選將擇吏內輯其民廬州之粟可屯廬州之民可戰退而曉諸父老宜訓飭閭左相與戮力奉公無自鬪於牆而日營私橐橐以供賊資爲也聞者卒迂笑其言夫處抱薪之勢昧剝牀之戒因仍顛倒上與下卒蒙其禍推其禍本夫亦人事有由然哉福撫軍者滿洲人起家翰林喜筆札爲人嫗而熒聽其初來廬州也朝議西北多盜以袁少卿分巡淮北未幾以蜚語劾去盜寢熾矣比復廬州朝議錄兩帥之

敦良吉齋文四

二十三

集虛草堂

功而和提軍移赴江甯鄭提軍者撫軍故麾下吏也忠亦敢戰而輕於自用故事凡官於其薦主咸曰師師生授受之際無不可者桐城之役撫軍軍巢縣策應援屢聞捷撫軍覩成功移軍軍提軍後賊入巢縣絕糧道歲旱饑桐城軍大譁撫軍退軍廬州期自固比覆師提軍賊而免捶撫軍吏出悲言頃之山東兵縛藩司諫而撻諸市撫軍亟圖行提軍固相尼撫軍益大懟徑洞垣去於是諸不便於提軍者相構言蓋桐城之覆自撫軍撤巢縣之防始兩大帥之釁成自山東兵變始府庫財力之殫軍民銳氣之挫賊之旁覲廬州自桐城之覆始咸

豐七年春事也八年春鄭提軍旣劾去德安甫莅軍滁
州全椒相繼陷遂營全椒嘗延余問計一日趣具奏屬
視草蓋援撫軍乞休例也余謹對曰全椒爲廬州東戶
公威望早著今者甫視師而遽請去焉何爲者夫省餉
莫如速戰增兵不若足伍今士卒飢憊軍伍闕如諸大
校日錦衣玉食貨賄公行路有謗譏公老矣坐享鹽折
之奉月五百金計庖人廝養所需月百金足矣請公亟
申令立逮三數貴弁庭詰其蠹餉闕軍之罪揭首壘門
盡出橐中藏日椎牛謝士士雖飢能鬪如其閔敝郡人
之危悉條列江淮南北數年來失地喪師凶荒盜賊諸
不便於民之故具以上聞敝郡人雖死咸戴公賜否則
非僕之所敢與聞也旣拉余偕之梁園居數日謝歸道
店埠以事留中夜而警聞卒至比令下市人歡呼曰李
公活我親督師有成行矣已而寂然瀕行有郭君者遮
余飲余固辭君笑曰攝撫軍善遣將昨聞捷賊創退郡
城固無恙也請盡觴余醉眠未熟門外馬蹄騰沸市人
徒跣而號曰李公殺我軍潰矣而猶高臥余亟行過轅
下日晡矣軍吏嚴裝待謁中途有婦人失子而哭者

書馬先生軼事

古之大醫皆有記錄以名後世太史公傳扁鵲倉公陳

壽傳華元化新舊唐書傳孫思邈許胤宗皆所以明授
受識方藥著專家也元化之爲世多疑陳壽所錄非實
甚者以爲巨怪余嘗惑焉夫元化士人也其志節卓犖
與其術之神妙壽所錄彰彰如是而猶不免於昧者之
議則甚矣醫之難爲而知醫者之尤不易也太初馬先
生今之大醫也自其高祖以逮於其身醫五世矣先生
生有異秉少喜治儒家言適大母有恆疾太翁勸之曰
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且家學也爾其勉旃於是上探
靈素考明堂之原委搜外臺之閱富旁稽唐宋下逮金
元蓋自是大母之疾就痊而謁醫者屢滿戶外矣山西
人張太清賈於三河鎮淋踰稔求診先生曰病得之多
鬱而酒非參苓所能爲也乃披其陰出小石大如珠遂
瘡廬州人劉某患臙痛且三年先生診之曰是有多骨
結自胎元風淫寒毒久將爲變變則正骨傷卒成廢痼
矣以利七刺痛處骨稜稜應手出痛如失梁園故慎縣
地童爲著姓有名汝芬者家素饒性喜吟誦脣缺然弗
樂也尋醫三吳悵惘歸遇先生於中道膝行求治先生
治如法合以大藥未浹日吟誦琅琅脣完好儼成人也
梁園人至今稱之巢縣庠生洪宗适女周歲矣哺時熱
日夜啼不乳者久之羣醫瞪視罔知所厝先生診之曰

審聲參色證以指文法無病乃爲脫祿弛孺再四推尋
比抵脇下啼益亟因得鍼盡處鉗出之自是乳如常鄰
人沈吉伍早歿其妻吳抱其遺孤跪泣於中庭曰未亡
人忍死至今冀此一塊肉倘延沈氏嗣歲饑死無足惜
柰此呱呱何請爲傭以活兒命先生嘉許之爰授以功
以食以衣孤長矣厚賜其母子而歸之醫士張松軒泛
交也歲大疫松軒死旣而祖母兄弟相繼死遺棺纍纍
先生聞之惻然助資營葬焉無爲州戴氏子被水挈其
妻來肥有兄弟弗顧也將鬻妻絮泣不忍絕先生聞而
憐之招之來各授以業旣有年夫妻完好以歸蓋先生

敦良吉齋文四

二十六

集虛草堂

素孝友篤於風義多此類也余少多疾病喜治方因數
與醫者游嘗聞先生之行誼而相見莫由頃獲晤其令
子浚渠始恂悉其梗概夫扁鵲倉公尙矣元化素精方
藥尤神明於古瘍醫之術盾宗以脈候幽隱虛設經方
恐誤後人故不著書先生於醫兼明內外要其鍼石劊
割殆傳元化之妙而特深者邪其生平不喜著書大略
與盾宗同余恐其久而無聞也因次第其略以俟他日
國史氏之采擇先生本西域人其先由桐城遷合肥之
長甯河數世矣今爲合肥人浚渠喜讀書志專而業勤
能世其家學云

百傳書趙母陳太恭人遺事
舒城陳太恭人余友趙君濟川之大母也以賢孝澤其
子孫久未有聞今年春君隸戎潛霍之交瀕行手一編
拜且前曰濟川少孤鞠於大母大母實賢且孝濟川人
微無足以揚潛德茲件繫其行事其非濟川所知者不
敢均會以諛其先惟擇而傳之索狀太恭人姓陳氏舒
城人父處士公諱清揚讀書不仕從父清越仕廣東長
樂縣知縣太恭人少嫻家訓既來歸內相夫子上事舅
姑賢孝之行老而彌篤太翁好讀書以貧故輟業而買
是時歲迭饑濟川曾大父母皆在堂太翁本儒者秤星

敦良吉齋文四

二十七 集虛草堂

斗角素不習每賈輒困困則盡斥其田廬以償之久乃
寄孥陳氏宗祠中祠舍穿漏將壓太恭人耕田中得黃
豆數斗晝夜推磨作乳太翁肩而貨之市藉供兩大人
餽粥暇恆紡績嘗笑謂太翁曰古人馬磨一具既聊生
且名後世今吾夫婦前推後挽力勤而享薄未詭古人
馬磨所得其殖云何也是時濟川曾大父母篤老癯疾
一日曾大母病且革太翁號籲計無所出太恭人私誓
神前剖股肉以進遂瘡是二事者其助太翁磨豆作乳
太恭人嘗述以誡其子若孫其剖股一事太恭人未嘗
自明也里老嫗嘗言之烏乎世教之壞也久矣嵒窳媮

薄之習中於人心成爲風俗而婦人爲尤甚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語云至孝格天太恭人勤於家孝於父母幽感於神明而信孚於里黨是誠足以芘賴其子孫而垂法於家乘矣濟川又曰濟川少孤鞠於大母以至今日三牲之養渺焉弗逮願有言以志吾憾余謹對曰否否唯唯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蓋古之人其爲學在於事親治生其居業時雜出於農賈百工初未嘗厚自逸樂如今世之士也太封翁儒者力賈以爲養困則盡斥其田廬躬肄夫齊民市井之爲太恭人佐之以養其親而有其家蓋乾嘉時吾鄉習尚近古於時黨

敦良吉齋文四

二十八

集虛草堂

塾之閒鮮游民而閭巷之中多賢婦卽以余兒時聞見較今世殊異易家人之初九曰閑有家悔亡其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惟太封翁力苦以供子職易所謂閑有家者與太恭人修其內事服勤無怨有貞吉之義焉易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者此也夫親有善而弗能傳傳焉而弗能爲皆非孝也維太恭人平昔所述以爲訓者念先德之維艱思有家之匪易則夫三牲之奉五鼎之薦古君子所爲汲汲者固自有在耳君其益勉焉乎哉趙氏望舒城君少讀書從戎上海以武功歷今官與余好每爲余道太恭人輒涕泣不置云

郡城以園名者七余聞而未見者李文定之宜園見而未及遊者趙刺史之怡園見焉而遊且數至者褚大令之褚園黃中丞之約園蔡徵君之趣園吳太學之花隱園逮今乃又得吾北垣之遺園蓋遺園多佳石亂後攜眾園之遺又其地先世之故居故曰遺園云初君之從事於茲園也程課於工徵樹於鄰羣石委積目睨手揣日無停晷余適信宿園中因以相曉曰凡爲園者譬之大將之用兵良醫之處藥審地形之險易度病情之虛實故兵不必多奇正相生於無窮藥不必備補瀉相劑

敦艮吉齋文四

二十九

集虛草堂

以爲效何君之汲汲於是園爲今年秋余復來園中天小雨早日初霽綠高而登則見其向之窪然者濬焉而深向之童然者蔚焉以茂陂陀縣互高高下下如牽然之蛇斷而續複而益紆而其石之臞者皤者洞者或昂或俯或踳如龜或踞如虎或抵如羊或羣如鹿大者傑立小者仄顧峯巒鉤帶天機橫出其西高柳翼然綴以修竹野花被徑遠堞環列蓋善爲學者析羣言以匯其歸善爲園者運眾材以湊其妙則以歎向之所見於茲園也猶淺而君之用心蓋藉是以日進焉矣乎抑有感者文定功業著於史氏固不以園爲有無褚園再易主

中丞仕宦中落徵君以窮死太學晚尤侗僚兵火構艱
白日易逝疇昔經過之地與夫晨夕握手之徒剗夷銷
歇都不可問而余衰病播遷還顧舊遊君亦老大然則
茲園之成徵君請余又烏能自己於言與園肇工於同
治某年某月落成以今年秋八月其爲地廣袤若干丈
室若干楹木若干本草若干種因山而澗橋其上阻澗
而邱邱之東爲臺爲亭各一又東地益砥壘土而畦架
屋縛茅繚以短籬朝光夕霏流映窗戶北垣詫余曰是
佳處請以爲先生之行窩焉可乎余笑曰有是哉因記
俾勒諸園壁爲後遊券

敦艮吉齋文四

三十

集虛草堂

重修振風塔記

振風塔者在安慶樅陽門外迎江寺舊名萬佛塔咸豐
癸丑賊燬寺塔頂被焚久且益圯 今皇帝御極之八
年江淮旣平海宇清宴於時新建吳公由藩司權撫事
政通民和因條列皖省善後諸事宜奏聞 報可期年
之閒工役備舉而塔頂亦以今秋落成時同治九年歲
在庚午秋七月二十有九日也皖省臨江西北諸峯稠
疊其東南陂陀平衍術者言宜起塔以障江流有青龍
昂首之象焉人文所由肇興也方明隆慶時江西王太
守鷺泉以名孝廉來莅是邦太守精形家術因郡人士

之請爰諏爰卜爰建茲塔案志並塔開舊碑塔之建蓋
隆慶庚午云吁亦異矣哉塔總七級高二十有四丈廣
輪共數丈有奇表裏純石爲其教者範金象佛於其中
而祀之環塔四周又鑿石爲大小諸佛不可枚數公早
抱遐尙旁覽釋典於形家言多所參證方茲塔之經始
也嘗進皖人士而告之曰濶岳之祀貳佐祝融其象離
文明之占也東南巽位其德爲風乾之餘氣也易小畜
之象曰風行天上君子以懿文德蓋德積於中而暢於
外猶風行天上其力足以動物而功足以行遠振而興
之六皖庶幾同風焉矣乎隆慶距今三百餘年矣余驚
泉之鄉人也嘗往返江上又歷官斯土幸茲塔之成而
願與諸人士共瞻禮焉子芥山陬小民嘗辱公度外之
契相知較詳公有幹濟才長髯偉視發聲絃龍遇事倉
卒立辦爲文袞袞數千咄嗟可辦茲塔之成蓋公善後
之一端未足以盡其大也驚泉之澤吾皖人旣家誦而
社祀之其於公當更何如哉因記且繫以銘曰
佛在拘夸涅槃證果有大迦葉蕤旃檀火得舍利子八
斛四斗諸天龍神各各攜取阿育建塔於熙連河爰植
雙樹曰娑婆羅娑羅香烈遠被諸國爰有法益建四大
塔凡塔建處佛光所攝亦越東土瓌也法器傳伽黎衣

敦良吉齋文四

三十一

集虛草堂

皖江之裔江水奔流萬馬東下偉哉一塔戛然橫跨維
茲巨塔製仿西竺拔地摩霄神運鬼斷素壁耀星金輪
碾日山川炳靈淵雲輩出公嘗爲言早年用壯扁舟載
酒嘯歌江上於時承平乾坤無恙萬井炊煙一灣漁唱
倚醉登臨孤吟惆悵自從軍興繁華轉燭滄桑一塔天
留與佛佛說三生曰去來今鶩泉往矣皖山自青昨者
我來後先接武是誰巧歷閱兩庚午賤子冥頑不識佛
理窺貝葉書自我公始冥冥征鴻滔滔江水鴻自高飛
江無倦流皖人戴公願公千秋江流塔峙公澤未已

盤亭記

敦艮吉齋文四

三十二

集虛草堂

劉軍門省三旣告歸於其所居大潛山房之西偏壘土
架屋爲亭若干楹度其克常州時所得號盤於其中榜
曰盤亭先是歸安吳觀察有號盤記稱盤故在陝西鳳
翔府寶雞縣之魏川司道光閒常州人徐燮鈞知郿縣
時所得者歷引賈逵韋昭杜預班固之說定以今寶雞
縣爲古西虢地又引渾源張十洲四分周術之說定以
是盤作於周宣王十有二年正月三日其言甚辨而有
徵蓋常州之陷咸豐庚申之夏君之得是盤以歸同治
甲子四月而吳氏號盤記成於同治乙丑距君克常州
時才一年宜其有亂後是盤杳無蹤跡云云也夫物之

顯晦無常從古瓌奇偉特之寶其出也恆因乎其時有其時矣而其位置之得失又恆視乎其所依託之人非其人雖顯矣猶弗遇也方乾嘉時海宇宴安士大夫崇尚金石攜集閎富巨而函牛之鼎剝犀之劍細則戈頭帶鈎弩牙領貝寵之詠歌臚以圖志自粵賊犯順連雲之第充棟之藏化爲冷煙夷於朽壤而是盤也炳麟湮鬱歿秦跨漢出入兵火歷數千百年一露光怪放而休乎大潛之山天乎人邪余又烏得而臆其然邪亭構於同治壬申之春其年秋八月落成蓋君所居在眾山之閒亭高而敞四時之美悉領其要昨者與君徘徊亭上思乾嘉全盛之庠緬周宣中興之烈覽昔賢銘功之偉詞慨想乎方叔召虎尹吉甫之流風而都不可見相與叩盤而歌倚楹而嘯白雲東來欷歔泣下然則茲亭之作余豈可以無言矣乎旣書其概爰繫以詩詩曰

猗與號盤策勛刻詞至寶晚出著錄闕如鄙令創獲珍逾瓊玖曾幾何時而落賊手賊徒噴盲謂猶巨鎬腥臊雜投盤兮遭殃匪惟盤殃東南塗炭桓桓劉君奮削大難常州之戰人馬皆血天與寶盤兆符子白軍鋒所指氣聯楚越轉戰畿輔盜首咸折維帝錫封湛恩滂漢拜爵而歸盤則如故大潛之山林石青峭池深魚肥可

耕可鈞君曰樂哉盤亦得所我銘君亭與盤終古

銘頌贊

遯泉井銘 并序

咸豐癸丑二月余避地巢湖之陽得泉焉名之曰遯泉
初余來此病幾殆飲水而甘旣小瘳詢之族老曰循屋
西不數十步有井焉不知其始沿湖水多渾濁獨是清
美於他水大旱未嘗乏竭昨余祓於泉上旁壤榛塞登
石不完泉坎然介於眾田之間光瑩徹心骨日將夕倚
樹坐湖光返照清曠奇麗視聽大適夫泉以日新爲德
井之功上出而不窮茲泉烏在其以遯名哉蓋其竄於
窮鄉其澤不能大被於人人是有遯之義而又不幸辱
於余也是有遯之時故名之曰遯泉而銘之曰

敦良吉齋文四

三十四

集虛草堂

窮湖之裔壤瘠弗治百井混混味澀而滓神漢天出其
生也獨旁登下土制陋而質處幽彌潔在險不鬱甕弊
伊何汲則受福我家泉旁以祓以啜愛不忍唾心瑩於
默泉曰遯泉翁曰遯翁一瓢一壺相樂以終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 老子語 九鼎雖重或負而走於萬斯齡泉則翁
有

受降碑陰銘

并序

受降碑者今撫軍滿洲薩爾圖氏英翰公刺宿州時屢

平巨賊以活州人州之人久而不忘故碑之云公功在
平賊其平賊以能降賊其降賊以能推恩信於羣賊不
以賊待民而以民待賊公所降皆巨賊彪然著名號碑
不載降人姓名概從略者環州之賊皆吾民亂爲賊治
爲民如旅之歸歸斯受之受之而全其爲民也故略焉
州人之願亦公之志也碑立以同治三年之秋高丈餘
正書總八字千載後有過其碑下者讀而詫曰此英宿
州匹馬受降處片石之留與甘棠並久矣公治行具州
人之德政碑與余所爲方略記茲碑之銘則以識州人
之思於無窮焉因爲之銘銘曰

敦良吉齋文四

三五

集虛草堂

長平之阬殺四十萬宿州之降活巨萬萬聳然碑石光
切霄漢匪石之光公德孔長碑可泐州人戴公如日月
睚渙流兮公之澤桑椹布野兮鴉音永革孰謂蚩蚩而
盡馘之天鑒匪遙眎茲刻兮

篆香齋印譜銘

并序

常熟孫君毅生通六書之學暇事鐵筆筆能破石橫豎
側正確有師法攜所得若干帙名之曰篆香齋印譜徵
文於余於是序而銘之銘曰刻書且難况於鑿石乎
篆刻肇基維璽節符秦漢唐宋或範而撫王會稽冕揮
斥金玉謂是石交可以療俗爰寵命筆不律而律心畫

既通具大神力下洎勝明作者代興 國朝宗匠浙皖
爭鳴浙之大師有陳曼生完白并起益隆厥聲皖浙雖
殊尚有典刑典刑日遠士錯其矩或佻於文或獷而武
嗟嗟一藝有堂有廡曾未百年今不如古孫君後來出
入二家覃精筆先銖累不差視筆如錐視石如沙方其
快意跳虎盤蛇如絲漾霄如蘭孕芽重如鼎彝快如莫
邪洞庭之波赤城之霞時作狡獪曉妝鏡花相其筆端
百怪紛拏是有神助陳邪鄧邪我有笠壺曼生所製亦
有鄧刻擘窠大字兵火載更渺焉身世敬祝斯譜長留
天地

敦艮吉齋文四

三十六

集虛草堂

鶴寮銘

并序

先得月榭之東垠有隙地廣袤盈丈藤交瓜蔓蕪棄弗
治頃者鶴來余家露宿信夕既失偶酸吟寒唳戚然有
羈旅之悲爰命版築既塗既茨中扉旁牖亭午而竣儲
泉於罍實粟於缶羣鶴告安童稚咸賀蒼雅寮小窗也
傳曰同官爲寮是鶴也敖於江湖陷於羅網又不幸而
辱於鄙人以同寓食於茲土因顏其額且繫以銘銘曰
雲漢雖高汝飛曷歸土窟雖隘我居自如象死以齒犧
斷厥尾嗟乘軒之多危彼焚巢者已矣維茲新寮宅幽
面吉前邇牛宮旁毗書室淳淳清泉巖巖白石祝滄海

之不波幸干戈之甫戢秋稼旣升征車乍息一椽之安
同荷 帝力飲斯喙斯永言無斃蓋由武備公

舍館課讀圖頌

并序

舍館課讀圖撫軍喬公追述其大母朱太夫人之教圖
而記之今年春子苓來壽州謁公軍次命爲之言案記
撫軍少失恃鞠於大母朱太夫人嘗授四子書是時公
大父方伯公棄養封大夫與其伯氏家居治帖括不得
休太夫人譬之曰業成於專孺子幸可教吾自督課耳
蓋太夫人早承家學博通善誨撫軍公自髫齡以至成
立多由於太夫人之訓是圖之所爲作也圖修逾尺廣

敦良吉齋文四

三十七

集虛草堂

倍思子苓頃獲觀長柏際天晴翠四暈時客窗曉日射
圖上竹石清潤鼎彝圖史爛然光澤與太夫人眉宇輝
映雲際觀未竟肅然起立者久之太夫人豐頤平額被
服儒素髮犁然狀約五十餘歲人孺子紅衫拳髻執經
而前太夫人正襟注睇目炯炯如笑計其時撫軍財毀
齒歲耳繪圖者邗上王君工設色籬橙繚曲侍婢整整
几案布置精潔案旁一局腳老木牀紅碧橫陳磊磊記
所謂釘盤菓菜珍壓九鼎者也圖作於公官兩淮時語
曰爲善無不報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蓋自方伯公
歿太夫人孳居茹苦久之封大夫兄弟嗣籍於朝又久

之撫軍公以文章動器來撫是邦夫楮墨之壽久者百
餘年或更數千百年斯已耳而古之君子所爲勤勤焉
以求無歉於其親也達孝莫崇於顯名顯名莫大於錫
類夫恢封圻之長算宣 朝廷之盛德使吾皖人老有
所歸少有所字以庶幾古詩人錫類之義此固公之素
志抑吾皖人之大願焉而子苓鮮民也孤露顛覆之餘
生誦公之言仰觀賢母之光範謹再拜稽首而爲頌曰
維昔乾嘉如周盛時篤生女士經師人師作配於喬老
福而壽爲賢方伯妻爲二千石母方伯有子載產文孫
太夫人翼之介福駢連駢連繼繼國楨家慶匪爲家慶
皖人待命皖人何如嗟嗟瘡痍外戎在垣羽書四馳吏
墨而虎田焦而龜皖人於官曰父曰母於撫軍公曰大
父母凡厥赤子弗獲於親於大父母呼號以聞峨峨使
節全皖攸託况公世臣庭誥猶昨高高 九重煒煒
兩宮姬籙再興吉甫歌風其風肆好祝公壽考

定遠君畫像贊

并序

咸豐七年冬十一月沈生世銘將覓工追圖其尊人定
遠君之形豫書要余抵其廨中泫然進曰先生與先君
有舊今具圖請主其事焉又數日工來諏日晨輿肅冠
帶爲位列楮於案炷香稽首再拜起揖工就賓位旣泣

拜負案泣北向掩袂嘔而長號又數日工竣余以事亟歸則又泫然進曰先君未歸櫬其厯官世銘幼不徧悉未具狀然先君在定遠時恆病嘗念先生冀有言今願以請蓋余與定遠君相識以四年之冬其明年訪君於城西行營比秋相遇於店埠其明年相見於郡中余迂拙寡合君與余迹相邇又嘗相昵覩其像神明爛然而君之歿已一年矣夫人生聚散修短與圖繪之完毀俱不可必惟文字足存於無窮而惜乎余言無足以發君之幽又重辱生請之可愧也君諱承怡字少餘其先雲南人國初隸旂籍遂世爲遼東之吉林人其來官於安徽也由李陽巡檢調青陽屢獲巨盜軍興以勞加六品銜攝廬江縣事官軍旣復廬州諭功薦予府經歷檄署定遠定遠故多盜難治君禽斬稱最大府方才君君遽求罷世多以惜君之能未盡於時也君歿以去年正月得年五十君經歷六品銜其子冀顛於大府援例得贈官俾榮其親今像作五品冠服從世銘志也贊曰偉哉丈夫遼陽之杰屢蹟而騰其氣嶽嶽孰折其角載靳其年遐紀未登賈恨以旋疇懽莫追渺焉九原昔歲甲寅君適臥疴休旬於山望衡相過陰崖縞雪層冰峨峨寒夜就君索飲而譟君起款客熱薪向竈手炙羊肩

敦良吉齋文四

三十九

集虛草堂

薑椒載芼團飲竈隅我醉君笑君和而毅長身頎立每
對吾曹脫帽太息吁衡時艱倦羽思戢警爾石火槍焉
朝露寄靈盱山迢遞柝輅肅肅朝神典型式瞻哲胄薦
馨陟降用虔楚些是賡生芻敬薦弁之芟言用副靈眷

哀祭

高謝塵哀詞

合肥有篤學力行之士曰高君謝塵其志企乎聖賢而
名不聞於里巷其動止確守乎禮法同學之士姍笑唾
罵爭指目爲怪人其生無一畝之居死無以蓋藏其手
足君諱淩雲邑諸生余初不知君聞之凡謗君者曰高

敦良吉齋文四

四十

集虛草堂

生怪人也性僻而潔天閻不近婦或曰高生淫人也醜
其婦搥而去之蓋八九年矣里人張君蔭穀曰君自庸
行耳怪之者乃所以爲怪也旣識君久而益習始盡得
其爲人君於學貴實踐尤謹於取與辭受之義意不可
親故不能強以一飯盛暑日端坐無惰容每洩便手不
盥不敢近書裘狀嚴冷就之盎然以和娶於衛姿而婉
久未有出余嘗乘閒請曰禮首夫婦君子重有後何乃
自異於人爲則蹙然避席拱手而謝曰誠如子言吾誠
過然微子言吾亦且念之也始吾婦來時適吾母病頃
之喪吾母旣除服吾弟破吾家吾懲吾弟益痛吾母雖

居內心恆慘然微子言吾行且念之也期年舉一子使其弟馳以告且申謝里中人聞之益轉相笑也君故貧授徒以給爲文有法度五經都能詳其訓說嘗戒余曰子質野而放不擇處日沾沾於文辭古之爲學者不是若也余時年雖少頗心憚其言道光十七年挈其家人去之姥山余亦數出遊不相聞今年春客死於邑之東村其徒醵錢以斂而歸其喪君所學既不克顯於時又犯眾詬卒窮以死爰繫以詞以道余哀以質張君以俟後之知君者其詞曰

謂天道其信邇兮胡斯人而長飢謂修名之可恃兮當

敦良吉齋文四

四十一

集虛草堂

吾世而夢夢兮更沒世兮焉知吁嗟君兮德美而輝行可儀兮其風可師尼父蹇其不作兮士闇修而曷依吁嗟君兮彼謠詠者又何損於毫釐修短紛其有數兮沙二氣以潛移彼跖行而錢算兮等百齡以尸居吁嗟君兮雖不中壽猶全歸兮孤兒蹇其疋弱兮更惇惇兮寡妻議伐石以表墓兮懼余言之有疵吁嗟君兮考微謨素待來茲兮

池州告社公文

斗閒男子是日贅民不文不武壯而無成哀滄海之橫流悼羣雌之不鳴旣青山之難歸況無田以可耕嗟余

子子飲泣茹悲或嘯而虎或蟠而龜時之不與黃冠緇
衣神其告我孰是孰非晦明睽隔夢以爲期昔者矢言
與公相代青溪娟娟檀婆可愛余生癡蠢方寸不壞觸
險蹈危天憐人怪帝聞岵堯高不可觸祈公一言以介
余福我歌我哭公實聞之陳辭薦酒公勿余欺

哀朱君

潁州朱君鳳鳴與余同學於安邱之門道光閒兩伏闕
上書言天下事其一書尙書爲經緯以時事旣上聞
報可其一書言英夷之不可款琦善之不可用林制軍
之不可去大吏惡其狂直將重譴卒議減放歸君恢奇
閎駿謹於內行旣歸益務韜邃嘗以其學設施於其鄉
其鄉之人多樂化之比亂遂久不相聞問今年夏余之
河南泊舟三河尖將便書訊廬江張勁筠曰子無覓朱
君朱君已兵死前數年定遠盜掠潁州駐兵河上朱君
遮說降盜怒殺朱君並其一子子更何從覓朱君也是
夜雨益大余獨臥舟中有大聲緣舵尾墜而復躍者三
船頭鐵索錚縱久而後息凌晨勁筠詫余曰子念朱君
勤朱君昨來覓子矣有王學博幼國者嘗從君遊道君
死時情事益詳蓋君死時其家人先奔散盜久聚河上
故其屍失不可得而余今者維舟之地去君父子死處

不百步記曰氣也者神之盛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
變凡物多然余固知君之不能泯滅於斯土也君之學
行文章海內士大夫之賢者皆能道之其死事顛末具
王學博所爲傳中余偉君之義烈追惟友朋聚散之情
乃歌於水濱以唁君之靈其詞曰
夜雨瀟兮空濛泝淮流兮心鬱冲乍有聲兮隆隆自天
而下兮掠余舟兮西復東旣欲逝而仍留兮重徘徊兮
悲風夫人孰不有死兮志士貴其不朽苟殺身以成仁
兮夫何恹於虎口昔賈生之陳書兮際漢祚之方昌懷
忠菀而莫申兮憤賦服兮投湘嗟夫子之蹇蹇兮璞屢
獻而屢刖終致命以遂志兮乃喪元之弗恤石磴磴兮
河之側沙草萋兮恨血問轉屍以何所兮滾夜濤兮嗚
咽昔相見於清潁兮繼訪我於肥之垠川梁渺其修阻
兮況限之以幽明何精靈之愉悅兮識余舟兮營營營
營兮安極思夫子兮長歎息白蘋花兮芳潔老烽火兮
惜華髮惟夫子之昭昭兮應鑿余之飄泊奠酒兮陳辭
青陽去兮朱明滋倚淮南兮望淮北進余舟兮焉之

敦艮吉齋文四

四十三

集虛草堂

